史記三家註/卷0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九十二

史記卷九十三
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九十四

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

韓王信者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信都』。」　索隱《楚漢春秋》云韓王信都，恐謬也。諸書不言有韓信都。案：韓王信初爲韓司徒，後訛云「申徒」，因誤以爲韓王名耳。〉故韓襄王孼孫也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孺子爲孼。」　索隱張晏云「庶子爲孼子」。何休注公羊以爲「孼，賤子，猶之伐木有孼生也」。《漢書》晁錯云「孼子悼惠王」是也。〉長八尺五寸。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，燕、齊、趙、魏皆已前王，唯韓無有後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〈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。〉爲韓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二年六月也。都陽翟。」〉欲以撫定韓故地。項梁敗死定陶，成犇懷王。沛公引兵擊陽城，〈正義河南縣也。〉使張良以韓司徒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他本多作『申徒』，申與司聲相近，字由此錯亂耳。今有申徒，云是司徒之後，言司聲轉爲申。」〉降下韓故地，得信，以爲韓將，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。

沛公立爲漢王，韓信從入漢中，迺說漢王曰：「項王王諸將近地，而王獨遠居此，此左遷也。士卒皆山東人，跂而望歸，〈索隱跂音企，起踵也。　正義跂音岐。〉及其鋒東鄉，〈集解文穎曰：「鋒銳欲東向。」　索隱按：姚氏云「軍中將士氣鋒」。韋昭曰「其氣鋒銳欲東也」。〉可以爭天下。」漢王還定三秦，迺許信爲韓王，先拜信爲韓太尉，

將兵略韓地。

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，韓王成以不從無功，不遣就國，更以爲列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年十一月，誅成。」駰案：《漢書》曰「封爲穰侯」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穰縣屬南陽。〉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，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〈正義項籍在吳時，昌爲吳縣令。〉爲韓王以距漢。漢二年，韓信略定韓十餘城。漢王至河南，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。昌降，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二年十一月。」〉常將韓兵從。三年，漢王出滎陽，韓王信、周苛等守滎陽。及楚敗滎陽，信降楚，已而得亡，復歸漢，漢復立以爲韓王，竟從擊破項籍，天下定。五年春，遂與剖符爲韓王，王潁川。

明年春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即五年之二月。」駰案：《漢書》曰「六年春」。〉上以韓信材武，所王北近鞏、洛，南迫宛、葉，東有淮陽，皆天下勁兵處，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，備禦胡，都晉陽。信上書曰：「國被邊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被音『被馬』〔之『被』〕也。」〉匈奴數入，晉陽〈正義并州。〉去塞遠，請治馬邑。」〈正義朔州。〉上許之，信乃徙治馬邑。秋，匈奴冒頓〈索隱上音墨，又音莫報反。〉大圍信，信數使使胡求和解。漢發兵救之，疑信數閒使，有二心，使人責讓信。信恐誅，因與匈奴約共攻漢，反，以馬邑降胡，擊太原。

七年冬，上自往擊，破信軍銅鞮，〈正義潞州縣。〉斬其將王喜。信亡走匈奴。（與）其與白土人〈集解張晏曰：「白土，縣名，屬上郡。」〉曼丘臣、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，復收信敗散兵，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。匈奴仗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，〈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。〉至晉陽，與漢兵戰，漢大破之，追至于離石，〈正義石州縣。〉復破之。匈奴復聚兵樓煩〈正義鴈門郡樓煩縣。〉西北，漢令車騎擊破匈奴。匈奴常敗走，漢乘勝追北，聞冒頓居代（上）谷，〈正義今嬀州。〉高皇帝居晉陽，使人視冒頓，還報曰「可擊」。上遂至平城。〈正義朔州定襄縣是也。〉上出白登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白登，臺名，去平城七里。」如淳曰：「平城旁之高地，若丘陵也。」　索隱姚氏案：北疆記「桑乾河北有白登山，冒頓圍漢高之所，今猶有壘壁。」〉匈奴騎圍上，上乃使人厚遺閼氏。〈正義閼，於連反，又音燕。氏音支。單于嫡妻號，若皇后。〉閼氏乃說冒頓曰：「今得漢地，猶不能居；且兩主不相戹。」居七日，胡騎稍引去。時天大霧，漢使人往來，胡不覺。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：「胡者全兵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言唯弓矛，無雜仗也。」〉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，〈索隱傳音附。〉徐行出圍。」入平城，漢救兵亦到，胡騎遂解去。漢亦罷兵歸。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。

漢十年，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。十一年春，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代地也。」　正義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。〉距漢。漢使柴將軍擊之，〈集解鄧展曰：「柴奇也。」　索隱應劭云柴武，鄧展云柴奇；晉灼云奇，武之子。應劭說爲得，此時奇未爲將。〉遺信書曰：「陛下寬仁，諸侯雖有畔亡，而復歸，輒復故位號，不誅也。大王所知。今王以敗亡走胡，非有大罪，急自歸！」韓王信報曰：「陛下擢僕起閭巷，南面稱孤，此僕之幸也。滎陽之事，僕不能死，囚於項籍，此一罪也。及寇攻馬邑，僕不能堅守，以城降之，此二罪也。今反爲寇將兵，與將軍爭一旦之命，此三罪也。夫種、蠡無一罪，身死亡；〈集解文穎曰：「大夫種、范蠡也。」〉今僕有三罪於陛下，而欲求活於世，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。〈索隱蘇林曰：「僨音奮。」張晏曰：「僨，僵仆也。」　正義信知歸漢必死，故引子胥以爲辭。〉今僕亡匿山谷間，旦暮乞貸蠻夷，僕之思歸，如痿人不忘起，〈索隱痿，耳誰反。舊音耳睡反，於義爲疏。張揖云「痿不能起」，哀帝紀云「帝即位痿痺」是也。〉盲者不忘視也，勢不可耳。」遂戰。柴將軍屠參合，斬韓王信。

信之入匈奴，與太子俱；及至馬邑當城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縣名。」韋昭曰：「在匈奴地。」〉生子，因名曰馬邑當。韓太子亦生子，命曰嬰。至孝文十四年，馬邑當及嬰率其衆降漢。漢封馬邑當爲弓高侯，〈集解《地理志》河間有弓高縣也。　索隱《地理志》屬河間，《漢書功臣表》屬營陵。　正義滄州縣。〉嬰爲襄城侯。〈索隱案：服虔云「縣名。《功臣表》屬魏郡」。〉吳楚軍時，弓高侯功冠諸將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謚曰壯。」〉傳子至孫，孫無子，失侯。嬰孫以不敬失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表云嬰子澤之，元朔四年不敬國除。」〉馬邑當孽孫韓嫣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音『鄢陵』之『鄢』。」　索隱音偃，又一言反，又休延反，並通。〉貴幸，名富顯於當世。其弟說，再封，數稱將軍，卒爲案道侯。子代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名長君。」〉歲餘坐法死。後歲餘，說孫曾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長君之子也。」　索隱徐廣曰「長君之子」。案博物志，字季君也。〉拜爲龍額侯，續說後。〈索隱額，五格反。又作「雒」，音洛。龍額，縣名。　正義《史記》表、衞青傳及《漢書》表云韓說，元朔五年，從大將軍有功，封龍額侯，以酎金坐免。元封元年，擊東越有功，封桮道侯。征和二年，孫子曾復封爲龍額侯。《漢書功臣表》云武後元年，說孫曾紹封龍額侯。漢表是也。〉

盧綰者，豐人也，與高祖同里。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親謂父也。」〉及生男，高祖、盧綰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賀兩家。及高祖、盧綰壯，俱學書，又相愛也。里中嘉兩家親相愛，生子同日，壯又相愛，復賀兩家羊酒。高祖爲布衣時，有吏

事辟匿，盧綰常隨出入上下。及高祖初起沛，盧綰以客從，入漢中爲將軍，常侍中。從東擊項籍，以太尉常從，出入臥內，衣被飲食賞賜，羣臣莫敢望，雖蕭曹等，特以事見禮，至其親幸，莫及盧綰。綰封爲長安侯。長安，故咸陽也。〈正義秦咸陽在渭北，長安在渭南，蕭何起未央宮處也。〉

漢五年冬，以破項籍，迺使盧綰別將，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共敖子。」〉破之。七月還，從擊燕王臧荼，臧荼降。高祖已定天下，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。欲王盧綰，爲羣臣觖望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觖音『決別』之『決』。望猶怨也。」瓚曰：「觖謂相觖而怨望也。」韋昭曰：「觖猶冀也。」　索隱服虔音決。觖望猶怨望也。又音企。韋昭音冀。〉及虜臧荼，迺下詔諸將相列侯，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。羣臣知上欲王盧綰，皆言曰：「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，功最多，可王燕。」詔許之。漢五年八月，迺立虜綰爲燕王。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。

漢十一年秋，陳豨反代地，高祖如邯鄲擊豨兵，燕王綰亦擊其東北。當是時，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。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，言豨等軍破。張勝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，見張勝曰：「公所以重於燕者，以習胡事也。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諸侯數反，兵連不決也。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，豨等已盡，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爲虜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？事寬，得長王燕；即有漢急，可以安國。」張勝以爲然，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。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，上書請族張勝。勝還，具道所以爲者。燕王寤，迺詐論它人，脫勝家屬，使得爲匈奴閒，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，欲令久亡，〈集解晉灼曰：「使陳豨久亡畔。」〉連兵勿決。

漢十二年，東擊黥布，豨常將兵居代，漢使樊噲擊斬豨。其裨將降，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。高祖使使召盧綰，綰稱病。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、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，因驗問左右。綰愈恐，閉匿，謂其幸臣曰：「非劉氏而王，獨我與長沙耳。往年春，漢族淮陰，夏，誅彭越，皆呂后計。今上病，屬任呂后。呂后婦人，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。」迺遂稱病不行。其左右皆亡匿。語頗泄，辟陽侯聞之，歸具報上，上益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，爲燕使。於是上曰：「盧綰果反矣！」使樊噲擊燕。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，侯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謝。四月，高祖崩，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，匈奴以爲東胡盧王。綰爲蠻夷所侵奪，常思復歸。居歲餘，死胡中。

高后時，盧綰妻子亡降漢，會高后病，不能見，舍燕邸，爲欲置酒見之。高后竟崩，不

得見。盧綰妻亦病死。

孝景中六年，盧綰孫他之，〈正義他，徒何反。〉以東胡王降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爲東胡王來降也。漢紀東胡，烏丸也。」〉封爲亞谷侯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亞，一作『惡』。」　正義漢表在河內。〉

陳豨者，宛朐人也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屬濟陰。下又云「梁人」，是褚先生之說異也。　正義宛朐，曹州縣也。太史公云「陳豨，梁人」。按：宛朐，六國時屬梁。〉不知始所以得從。及高祖七年冬，韓王信反，入匈奴，上至平城還，迺封豨爲列侯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功臣表》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，前元年從起宛朐，至霸上，爲侯，以游擊將軍別定代，已破臧荼，封豨爲陽夏侯。」〉以趙相國將監趙、代邊兵，邊兵皆屬焉。

豨常告歸過趙，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，邯鄲官舍皆滿。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，皆出客下。〈正義言屈己禮之，不用富貴自尊大。〉豨還之代，周昌迺求入見。見上，具言豨賓客盛甚，擅兵於外數歲，恐有變。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，多連引豨。豨恐，陰令客通使王黃、曼丘臣所。〈正義二人韓王信將。〉及高祖十年七月，太上皇崩，使人召豨，豨稱病甚。九月，遂與王黃等反，自立爲代王，劫略趙、代。

上聞，迺赦趙、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，皆赦之。上自往，至邯鄲，喜曰：「豨不南據漳水，北守邯鄲，知其無能爲也。」趙相奏斬常山守、尉，曰：「常山二十五城，豨反，亡其二十城。」上問曰：「守、尉反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反。」上曰：「是力不足也。」赦之，復以爲常山守、尉。上問周昌曰：「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？」對曰：「有四人。」四人謁，上謾罵曰：「豎子能爲將乎？」四人慙伏。上封之各千戶，以爲將。左右諫曰：「從入蜀、漢，伐楚，功未徧行，今此何功而封？」上曰：「非若所知！陳豨反，邯鄲以北皆豨有，吾以羽檄徵天下兵，〈集解魏武帝奏事曰：「今邊有小警，輒露檄插羽，飛羽檄之意也。」駰案：推其言，則以鳥羽插檄書，謂之羽檄，取其急速若飛鳥也。〉未有至者，今唯獨邯鄲中兵耳。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，不以慰趙子弟！」皆曰：「善。」於是上曰：「陳豨將誰？」曰：「王黃、曼丘臣，皆故賈人。」上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迺各以千金購黃、臣等。

十一年冬，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、王黃於曲逆下，〈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。〉破豨將張春於聊城，〈正義博州縣。〉斬首萬餘。太尉勃入定太原、代地。十二月，上自擊東垣，東垣不下，卒罵上；東垣降，卒罵者斬之，不罵者黥之。更命東

垣爲真定。王黃、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，皆生得，以故陳豨軍遂敗。

上還至洛陽。上曰：「代居常山北，趙迺從山南有之，遠。」迺立子恆爲代王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十一年正月。」〉都中都，〈正義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。〉代、鴈門皆屬代。

高祖十二年冬，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。〈正義蔚州是。〉

太史公曰：韓信、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，徼一時權變，以詐力成功，遭漢初定，故得列地，南面稱孤。內見疑彊大，外倚蠻貊以爲援，是以日疏自危，事窮智困，卒赴匈奴，豈不哀哉！陳豨，梁人，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；及將軍守邊，招致賓客而下士，名聲過實。周昌疑之，疵瑕頗起，懼禍及身，邪人進說，遂陷無道。於戲悲夫！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！

索隱述贊韓襄遺孽，始從漢中。剖符南面，徙邑北通。豬當歸國，龍雒有功。盧綰親愛，羣臣莫同。舊燕是王，東胡計窮。